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二十三回 黑吃黑盟兄殺盟弟

賊人李四見公差們將夾棍拿來，當堂一摔，那宗東西響聲震耳；再者呢，他又認出劉爺是昨日賣藥的，到過他家，明知事犯，不敢強辯。心裡想：我今算是上供羊咧！遲早不過一死，是個好的，何苦又挨一夾棍，臨死落一個破鬼？看起來果然是神目如電。也是我暗損陰德，蒼天不佑。李四想罷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暫且寬息，待小的實言稟告。」李四下面將頭叩：「大人留神在上聽：小的姓李名李四，家住此地江寧府。我有個盟弟叫長保，出外鎮江做經營。昨日得意回家轉，無心中，當街撞見兩相逢。我將他請到我家去，敘談閒話飲劉伶。忽然之間天際雨，盆傾甕倒一般同，兩大天黑難行走，也就住在我家中。夜晚復又將酒飲，長保帶酒有十分，趴伏桌上沉沉睡，好似死人一般同。小人就，暗暗打開他被套，瞧見裡面銀四封，還有那，新舊衣服好幾件，二弔七百老官銅。小人見財起了意，要害長保命殘生。瞧見那，菜墩擱在桌底下，忙忙拿在手中擊。輕輕走到長保處，小人舉意下狠心：照著腦袋打下去，一墩砸塌左耳門。」李四說到這一句，這不就，氣壞山東諸城縣的人。

劉大人聽到這一句話上，牙咬得咯吱連聲聽響，說：「我把你這人面獸心的囚徒，謀害人命如同兒戲！後來怎麼樣？」李四見問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也不敢撒謊：一木墩子將長保打死咧，又將他身上衣全部脫下來，然後將他的屍首趁夜靜無人，小的就將屍首背去，扔在江寧城隍廟前井中，這就是已往實情。我自說此事神鬼不知，那知大人裁斷高明，今日事犯，小人情願領死。大人聞聽李四之言，說：「萬惡囚徒，那怕你不死！」

清官座上一扭項，眼望書辦把話云：「快把招詞拿下去，叫惡人，畫上花押等受刑。」書辦答應不怠慢，拿下去，遞與李四落筆蹤。當堂畫押擱下筆，大人吩咐「快上刑。將他掐入監牢內，等候結案問典刑。」禁子答應不怠慢，當官釘鈕上官刑。帶下李四人一個，收監等死暫不明。

再表清官劉太守，吩咐點鼓掩屏門。大人說罷忙站起，出了公位一轉身，忠良邁步向後走，大堂上，四散公門應役人。毋衙中裡外全不表，單講承差叫王明。夾定死孩出衙外，抱抱怨怨往前行。開言不把別的叫，「羅鍋」連連叫兩聲：「你今故意扭難我，這『美差』，偏偏單派我王明。

少頭無腦從那辦？我知道，誰家扔的小孩童？既無名來又無姓，真是撓頭事一宗。放著公事你不辦，胡鬧三光混逞能！我看你，五天不能結此案，總督焉肯把你容！一定動本參了你，丟官趁早上山東！王明他，抱怨之間來得快，自己家門眼下橫。

承差王明抱怨之間，來到自家門首。邁步往裡而走，一直進了自己住房，還未坐下，他的妻子張氏正在房中做些針線，猛抬頭，瞧見他男人從外邊走進門來，手裡拿著個蒲包子，也不知包的是何物件，張氏只當是給他買來的什麼吃食東西，眼望他男人帶笑開言，說：「你買了什麼來咧？」王明見他女人問他，有點氣兒不大，說：「你問的是這蒲包子裡頭的東西嗎？這宗物口沉呢，白嘴難吃呀。告訴你罷：這是羅鍋子劉爺施了恩咧，瞧著孤苦，說我沒有家譜，把這個物賞與我做爹——這是我前因前世的個小祖宗！快給我擱在咱們那個佛龕裡面供起來罷！」那張氏聞聽他夫主之言，婦道人家心實，他接過來，果然的擱在財神龕裡頭，高高的供起來咧，隨即還燒上了一炷香。王明的心中有事，飯也沒吃，他翻身向外而走，來至大街，找了個小酒鋪，進去揀了個座兒坐下，要了一壺酒，自斟自飲，心中納悶，抱怨劉爺胡塗。忽聽那邊對過桌子上，有二人講話。

王明舉目一瞧，原來也是喝酒的，一個有四十幾歲，一個有二十七八歲，兩個人可也是對坐著。東邊那個年長的，向西邊那個年少的，開言講話。

他兩個，飲酒之間把話云。年長的開言把話云：眼望幼年叫「老弟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昨日早晨一件事，實在叫人好不明。偏遇見，我的肚子實不濟，一早起來要出恭。」年長的，剛然說到這一句，西面之人把話云：「出恭不算奇怪事，怎麼說，縱然不濟主何情？」年長見問腮帶笑：「老三別急仔細聽：一早起來往外跑，蓮花庵後去出恭。剛然蹲下撒出尿，瞧見那，皮匠挑擔向東行。有一個，藍布包袱擔子上，走著走著掉在塵。皮匠他竟無瞧見，自管挑著擔子行。老哥一見不怠慢，屎未拉完站起身。

老三你聽：我見皮匠擔子上挑著的那個藍布包袱，走著走著呱嗒掉在地下咧！那個皮匠也沒看見，竟自揚長去了。我一見，恭也顧不得出咧，屎也沒拉完。你說湊巧多著的呢，偏偏的忘了拿手紙！兩隻眼睛只顧瞅著那個包袱咧，用手去地下一摸，摸了塊瓷瓦子，拿起來就往眼上一抹，吃嘍，把眼也拉破咧！那一時我也顧不得疼，慌忙站起，拾上褲子，跑到跟前一看，才樂了我個事不有餘！打開一看，你說裡頭包的是什麼東西罷？」西邊那個年少就問，說：「包的是什麼東西呢？」

年長之人見問，說：「老三，你聽：是他媽的奇了怪咧——是個死孩子在裡頭包著呢！我又仔細一瞧：還是個小小子兒！這也罷了，你說這個孩子的渾身上下，拿鹽醃得好像臘肉一般！

你說奇怪不奇怪？」西邊那個人又問：「這個皮匠，可不知是那裡的？你認得他不認得他呢？」年長些的說：「怎麼不認得呢？我這腳上穿著這雙鞋，後掌兒不是他打的嗎？告訴你罷：提起這個人來，八成兒你也知道——就在這鼓樓底下出擔子的，縫破鞋的王二樓那小子！」西邊這個人聞聽，說：「啊，原來是他！敢情我認得他。他的女人，不是跟著賣切糕的跑了嗎？」

年長的聞聽，說：「是了，就是他呀！」二人說罷，大笑一遍，會了酒錢，站起身形，出了酒舖子，揚長而去。

劉大人的承差王明，一旁聞聽方才二人之言，不由滿心歡喜。

他兩個，說罷出門揚長去，王明聞聽長笑容：無心之中得消息，要刨根底不費難。何不逕到鼓樓下，細細再去訪根源。皮匠王二我見過，素日之間有往還。你家去把孩子扔，真奇怪，何人拿出到堂前？偏偏羅鍋就找我，這樣「美差」照顧我，說不得，既然得信去一趟，拿他擄限理當然。王明想罷不怠慢，站起慌忙會酒錢。邁步翻身出酒館，一直徑奔鼓樓前。一邊走著心犯想，不由腹中好為難：倘若王二不認帳，何為憑據被人說？王明心中打主意，忽然一計上眉尖，說道是：「必須如此這般行，管叫王二入套圈！」王明走著抬頭看，鼓樓就在眼之間。承差安心鑽皮匠，腹內沉吟把話云。

王明思想之間，來到鼓樓底下頭，找了一塊瓷瓦子，故意把腳上的靴拉綻了幾針，他這才邁步向前面走，穿街到鼓樓北邊一看，煙鋪的兩搭底下，擱著一副皮匠擔子，細看，果然是王二樓。承差王明一見，搭訕走到跟前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王二嗎？許久不見，那裡發財來著？」皮匠聞聽有人講話，一瞧，認得是江寧差人王明，慌忙站起來，說：「王大爺嗎，彼此少見！」王明說：「有點活計，特來找你，待再替我做一做。」說著說著，一貓腰，把那一隻瓷瓦子拉綻了的那只鞋，就脫下來咧：「這不是綻了幾針？與我縫縫罷。縫得好的。」皮匠王二聞聽，說：「錯不了。」說罷，接過來穿縫。王明穿了皮匠一隻破鞋，蹲在一邊搭訕著講話。

王明一旁開言道，眼望皮匠尊「老兄」：「真真我才活倒運，一言難盡這苦情。今早晨，原本我要去拜客，我們伺候跟轎行。剛到蓮花庵東北，小道旁，有個包袱那邊存。

大人偏偏說喪氣，吩咐跟隨手下人：『上前去，打開包袱仔細看，什麼物件裡邊存？』手下聞聽不怠慢，跑上去，打開包袱驗分明。包的物件真奇怪，原來是，未曾滿月死孩童。大人一見說喪氣，沖天衝地了不成！吩咐王明『埋了罷。』你說我敢不依從？慌忙借鋤借鏟，就在此處刨下坑，這才將他埋葬了。將鞋刨綻自己縫，你說喪氣不喪氣！

並不知，誰家扔的小孩童，白埋白葬拿住我，細想起，要日他的老祖宗！」皮匠聞聽王明話，手中紮煞鞋不縫：「叫聲王爺你別罵，是我扔的小孩子。」王明聞聽心歡喜，暗把那，「孽障攘的」罵了幾聲，正要你說這白話，拿你好去見劉公。承差想罷假和氣，說道是：「愚下失言了不成。」

